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ZHONGGUOXIANDAXIAOSHUOJINGDIANWENKU



tong gu

滕固

读名家名作

品名家心声

文库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ZHONGGUOXIANDAI XIAO SHUO JINGDIAN WENKU



tong gu

滕固

读名家名作

品名家心声

文库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. 滕固/黄勇主编. —汕头:
汕头大学出版社.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658 - 0610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8932 号

滕 固

总 策 划 赵 坚

主 编 黄 勇

责任编辑 胡开祥

责任技编 姚健燕

装帧设计 袁 野

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邮 编 515063

电 话 0754 - 82903126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5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53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58 - 0610 - 0

• 发行: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: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:510075

电话:020 - 37613848 传真:020 - 37637050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前言

作为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一种折射和反映，浪漫抒情派小说在“五四”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，隶属于文学研究会并创造社的滕固（1901—1941），其创作倾向自然更接近于浪漫抒情流派。

滕固，字若渠，1901年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的一户书香门第，自幼随父辈习古文、学古诗，奠定了其日后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。少年时考入上海美专学习美术，毕业后留学日本。受创造社的影响，在《创造季刊》上发表早期代表作《壁画》。后加入文学研究会，回国组织狮吼社，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。二十年代中期任教于美专之后，致力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，有专著《中国美术小史》、《唐宋绘画史》问世，影响颇大。1928年滕固弃文从政，并赴德留学，回国后多从事美术方面的研究、领导工作。这也决定了他在美术研究上取得了较新小说创作更大的成就。

滕固的小说均创作于二十年代，并深受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。他认为唯美运动是浪漫运动的“惊异之再生”，因而自觉奉行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侧重对内在心灵世界的开掘。小说集《迷宫》便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物。他这时的小说往往致力于描绘心灵深处的“纯美”，但又难于现实世界的污浊，因而人物内心中充满了追求、幻灭和烦恼的交杂。《壁画》描写一个美术青年单恋破灭的凄惨经历，最后他饮酒呕血，手蘸鲜血在壁上涂抹出一个女子站在僵卧者的腹上跳舞的图画，发泄自己失恋的悲哀。这种创作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走到颓废、病态的路上，而滕固的某些作品也正好浮泛着颓废主义、享乐主义的沉渣。作者在热衷于对变态心理、阴森梦境的描写的同时，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探索着象征主义的新方法。中篇小说《银杏之果》便是其中的代表。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种

象征，通过银杏开花，转瞬即灭的寓意来表现作者对幸福的追求和幸福的刹那而逝。由对一个青年的恋爱悲剧的描写，控诉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摧残。小说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爱情悲剧，炽热的情感中开始包蕴着一种难得的冷静，落笔竟有了些写实的味道。真正使滕固的新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所变易并出现现实主义萌芽的，是1928年出版的短篇集《外遇》。集子中的大部分小说文笔质朴平实，视角趋于外射，社会批判性也有明显的加强。可惜作者此后放弃了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，文学才华没能得到更深远的发挥。

滕固的小说数目不多，但大都精炼而不失变化。本书收录的滕固小说篇目，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获益。

目 录

银杏之果	1
壁 画	32
乡 愁	41
石像的复活	52
二人之间	58
水汪汪的眼	66
百足虫	75
古董的自杀	86
葬 礼	94
迷 宫	107
摩托车的鬼	112
新漆的偶像	121
一条狗	138
旧笔尖与新笔尖	140
平凡的死	149
眼 泪	156
下层工作	165
离 家	170
为小小者	176
Post Obit (死后应验)	180
逐 客	185
奇南香	188

期 待	192
独轮车的遭遇	197
外 遇	201
诀 别	205
丽 琳	208
鹅蛋脸	219
做 寿	228

银杏之果

一

冷清清的街角，西接田舍；秦舟的家人，有的在街后乘凉。月色入户，尤其显出惨淡的寂寞的景象。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天的一夜。

他们都平心静气地听上海制造局的炮声，街上稀少的足声。他们暗地思想：邻人们避难去的，已是十室九空了；风声何等的紧急，可想而知。只因秦舟的父亲呻吟病床间，没法可想。好譬诸天命罢！他们依旧没有声息。

这时秦舟从街上回来，力竭气短地告诉家人说：“我们快些儿进去罢，南兵从官路上渐渐地赶下了。”他们听得这个消息，连忙走进一处高大的旧式的房屋；把后门关住了静听着。果然杂沓的足声，一忽儿在街道上连一连二地来了。

秦舟父亲的病室，靠着街道的一面，他们都团聚在这里；灯光半明半暗地替他们担忧，替病人危险。病人还在说些死生由命的话，告诉他们镇静，别心烦意乱。他们一面虽是安慰病人，一面都在啜泣。只有秦舟漠不关心，呆呆地坐在他父亲的床前，他并不想起父亲的病很利害，要来日大难了。他只想到久久不得 H 小姐教他算学，暑假开学，又要被先生责备了。他不由得也滴下几点眼泪。

这一年秦舟长到十三岁了，什么世道，什么人情，一点都不知道。而且他很欢喜父亲有病，那末天天不会逼着他做《通鉴》札记，他可以自由了。他平常很牵记 H 小姐，她是他的姑母家的亲戚。他前年在初小读书的时候，寄膳在他的姑母家里，又是和 H 小姐同学。他因为从私塾转到学校，不曾习过算学，所以 H 小姐常常教他的，因此非常亲昵。去年他考进高小之后，寄宿到学校里，便不能与 H 小姐常在一块儿习算学了。他自己

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记起 H 小姐，便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。

过了一天，太阳从东方射出一道红光；路边的一带豆菽，都横倒了，显然经过了兵灾似的。露水还凝在豆叶上，发出珍珠的光。秦舟一个人在路边，手里拿着许多逃兵遗失的枪弹，肩上背了一把热水壶，还在田间寻觅。此时他显出一副欢喜的傲慢的脸儿，弯着腰儿只向前进。他好像一位考古学家，发掘古墓似的。

“喂，舟弟！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些什么？”

他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是他的表兄涟秋。

“涟哥哥，昨夜过兵，我们真是吓得魂儿出窍！你们怎样？好个运气，我今天拾得许多枪弹和一个热水壶呢！”

“这有何用呢？我要问你，舅舅的病怎样了？”

“还是不见起色呢！”

“我是来问舅舅的病，你同我一块到你那边去吧！”

他们说了便牵着手，回到秦舟的家里去。

病床对面的庭柱上，半明半暗的灯依然装置着。秦舟的父亲，没精打采地斜靠在高枕上，涟秋坐在床前，秦舟站在涟秋的旁边。几个女的看护者都避到别处。秦舟见了他的父亲，很忌惮地一声不发。

“舅舅！今天我见你的气色，比较前几天好得多呢！”

“咳！那未必，我二十多年没尝药的滋味了，此次算是拼凑二十多年的债务，我要一齐还清呀！还有什么二次革命初次革命，总是我们近上海的人们的不幸，听说昨夜此地经过兵士不少。”

“正是，我的妈妈为了这事情替舅舅担忧呢！她劝你迁到别处去休养，舅舅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我以为不必，死生由命，是逃不掉的；况且他们革命是有他们的仇敌，与我们毫无关系。要知道此回革命，不是洪杨之乱的那年，决不致杀人虏货的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是的，我的意思也以为不必搬动；倘是中道遇了风寒，反而没有好处。不过妈妈胆细年老，她很想迁避，所以今天下午打发到 K 县的亲戚家，暂时躲避一下；平定后就归家的。”

“你们一家都去么？还有别家同去吗？”

“我送妈妈和几个孩子去后，便回来的；其他不过 H 小姐的母女俩；我以为舟弟可以同去。”

“他在家一天玩到晚，一点不懂规矩，怎能上场面，到客气的地方呢？”

“他年纪还小，当然这样的；聪明的孩子都不肯用功的，舟弟比较算用功的了。”

“哼！我病了后，他的《通鉴》札记就此也病了。还说他用功吗？”向秦舟，“你要去，跟涟哥哥去也好；省得在家里闹个不清；出外去看看，人家的孩子都是端静有礼有仪的。……”

“我跟涟哥哥一同去。”秦舟低倒了头对他的父亲说后，心里感到非常的愉快；因为 H 小姐也去的，他趁此机会可以在 H 小姐前习些算学了。他想到这里更愉快了。他父亲续续讲的话，一点没有听得，只管自己胡乱地想去。

“喂！你耳朵在什么地方？教你到客气人家要处处留心。”他父亲声浪提高地对他说。

“噢！我留心的。”他听得父亲的话中有带一点怒了，便低低地答。

涟秋又到秦舟的母亲和嫡母前讲了些话。他的母亲和嫡母也都叮咛秦舟出门的种种规矩。最后涟秋便告别秦舟的父亲说：

“舅舅，那么我领舟弟去了；送他们到 K 县后，明天便可回来看你，你好好自珍。”

二

K 县在清朝的时候，出过多少状元，又是陆清献公做过县官的地方。人杰地灵，这是秦舟从小知道的。涟秋的亲家，在城外落乡的了。那边风景又是很好，秦舟来了多天，他到野外散步，每每遇到石人石马的大坟，庄严高大的家祠，尤其感到小时闻名的不虚。

阳光自丛林中透入，地上现出无数的圈纹，一耀一耀地波动着。秦舟在某家的墓圉中拾些银杏果，觉得一个人孤寂而疲惫，便坐到石上歇息。他想到这几天来与 H 小姐食同桌，寝同室。H 小姐因为辈执的缘故，仍旧称秦舟叫做“舟叔叔”。H 小姐的年纪比秦舟大二年所以秦舟自小称她“H 姊姊”的。他觉得二人的称呼虽没改变，却不像习算学的那年。——还不到两年，H 小姐的一举一动，便拘束得像大人那样了。他出门的时候，为了父母叮咛过一番，觉得不好意思就放出平时顽皮的手段，也不愿意和不相知的亲戚们谈话，所以他时时走到古祠古墓的丛林间闲散。

“舟叔叔，你原来在这里，好教我寻的要命呢！”

他听得这些低声，抬起头来，见 H 小姐离开他坐的地位约莫十多步；

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是好，便一声不发，落下几滴眼泪。

“舟叔叔，你为什么哭？”她柔顺地问他。

“我想着我的爹爹妈妈。”

他说了这一句话，自以为能够随机应变，不由得又发笑了。

“舟叔叔回去罢！你又笑又哭的孩子气，还没有改去呢！”

“H姊姊，我实在不瞒你说，我走到这里都是坟墓，很是害怕。”

“谁教你一个人走到这里呢？”

“没有人伴我。”

“伴你到此地也没意思的，回去罢！太太教我来候你的；她在望着，恐怕你失了路。”

“你等一忽儿罢！太阳还没下山，让我多拾些银杏果。”

“那么我帮助你拾罢！我们快一点儿拾呢！”

他们俩回去后，进一间旧式的会客室中；壁间陈列些古书古画。秦舟的姑母和她亲戚的家人，H小姐的母女俩，都在这里，几乎充满一室了。秦舟靠在他姑母的旁边，姑母伸出一双慈爱的手，抚摩他的头颅。众人都注目到秦舟面上；一个老年人问了。

“舟舍儿在什么地方读书？他面清目秀，必是很聪明的。”

“他在本县高小里读书，去年才去的；他虽是聪明，但不很用功；他的爹爹至今逼他限几天内读完一部书，并要做札记。”他的姑母回答了后，依旧抚他的头颅，表示她对于秦舟将来，有无限希望似的。

“近来你的爹爹教你读那种书吗？”老年人问着秦舟说。

“爹爹教我读《资治通鉴》。”秦舟说了，低倒头有点羞涩。

“何以年纪轻轻，他的爹爹便教他读冗长的书籍？”老年人又问他的姑母说。

“他自小在家塾里读书，被他的爹爹逼着，读过许多书了。”他的姑母才说完，忽而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冲出来，问他的姑母说：“他是不是秦先生的庶出子。”

.....

秦舟觉得和不相知的亲戚们住在一块儿，非常不快；他从人丛中，逃到几天来住的一间寝室里去睡了。

夕阳映的寝室的窗上，无力的红光渐渐淡褪了。H小姐开窗一望，附近的田野丛林，远处的高楼杰阁，不由得生出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想。她在望得出神，忽而听得一缕的鼻鼾声；她走到自己床前，揭开帐子一看，没有人在，便转身到对面的一座床前，缓缓地掣开帐子，见秦舟横卧其

间，忙的下下了帐子，轻轻地靠到窗前。

晚风由窗棂间吹入，床的帐子，一呼一吸地作有规则的动作。H小姐忽有所思。便到自己床上，取出一幅绒毡，想去盖到秦舟的身上；帐子一揭，秦舟醒了。

“H姊姊！快来帮助我呀！”他迷迷糊糊地说。

“我以为你睡得正浓，恐怕你受风寒；你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正在做一个梦呢！”

“怎样的梦？”

“小时候听得人家说：银杏树的开花，不使人间眼见的：常常在黎明时开的。开的时候也不见花，只见一闪银光，刹那间就灭了。如果人们偶然看见一闪银光，手里拿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的。我记得坐在墓石上，忽然看见一闪银光，手里的银杏果，都成金子的了。可不是一个好梦吗？”

“你的金的银杏果在哪里？”

“我紧紧地握在手里。有人来夺我，我喊你来帮我。怎知道就觉醒了呀！”

秦舟从怀中取出手帕，揩了眼儿，把衣服整了一回，斜倚在被褥上，显出很疲倦的无精彩的容颜，他又想睡了。

H小姐便将绒毡，安放到自己的床上。夜色逼到有窗子的一方，几乎要暗了。她依旧靠窗，恋着远近的暮色；她是一个深于思虑的女子。玻璃窗的透明力消歇了，变成反射力；她照见自己的脸儿，他默默地想：“父亲早死，兄弟没有，形影相依，只有母亲……你我！”

她在玻璃上的影子，像对他这样说。风儿吹着蓬松的发髻，也在玻璃上摇动，没有什么声息，只有她的心房里一跳一跳的微音。她为了什么深思远虑，自己不解得。

轻轻的足声自远而至，她的母亲来了，对她说：“H儿！你还不下楼吗！快要到晚饭的时间了。”

她的母亲是一个中年的妇人，面上现出慈爱而憔悴的皱纹，好像她面上刻出了早年孤寡的记号。她听了母亲的话，便转身回答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住在别人家不惯。”

“你别愁，今天涟叔差人来教我们回去。听说乱事已平了。”

“那时候回去？”

“打算明天走，舟弟呢？”

“他睡觉了！”

“你去喊他起身，我们要吃晚饭了。”

她便喊了秦舟和她母亲一同下楼去。

三

练川的水，清可鉴人，雨峰芦荻，犹等待着秋来开花。秦舟的姑母们的归舟，趁练川入海的急流，次第拜别那岸柳长桥而去了。舟中秦舟的姑母，和 H 小姐的母亲，并肩而坐，谈些琐屑的事情，都不能入秦舟与 H 小姐的耳。他们在船的后方，望望野外的景物，天空的飞鸟，流水声，辘乃声，和他们低细的谈话声，一唱一和，也不辨是天籁，是人籁了。

“H 姊姊，我们行得多少路了？”

“今天晚上可到家，一共七十里路，你去用数学来算罢！”

“可是我的数学忘掉了。”

“别谈说，高小的二年级，命分比例都教过了。”

“说到命分比例，我只懂它的名词：虽是一位东洋留学生教我们的。我一点都不记得；因为再没有那时候你教我的有趣味了。”

“舟叔叔，你休笑我！我那里比得上东洋留学生的好呢！”

“我不是笑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？东洋留学生教我的算学，我不愿意去学习呢！”

“你真谎说，我决意不信实这些话。”

“谁来诳你！你不信也罢！况且上数学课的时候，我只在石板上画人画马，有时空想。若是你做了我们校里的数学先生，我无论如何细心去学习它。”

“舟叔叔，你还说不笑我吗？你的嘴巴，想不到有这样厉害呢！”

“这是真话，说我笑你，你冤枉我了，虽然白白地辩论也无用，你要知道我的心儿，是出于真的。”

“别多说罢！算了！算了！再道下去，我知道你又要赌神罚咒了！”

H 小姐靠在船舱的一边，向下一看，碧绿的清水中，映着自己的脸儿；她一笑，影子也一笑；她一怒，影子也一怒。

“看啊！舟叔叔，我在水里呢！”

秦舟并上 H 小姐的右方，他注视水中 H 小姐的脸儿，她低倒了头，两边的刘海掩到她的眼儿，他说：“呀！H 姊姊！我也在水里，我们俩多在水里！”

他们俩的脸儿，被波纹的涌动，两相交颈，忽分忽合地摇曳着。于是

H小姐起身，背窗而坐，又触动了她多情善感的生性，低倒头，看见木板上的条纹；抬起头，望那行云的去来，好像都有很深奥的哲理存在其间；她也像未来的哲学者，一双深碧的眸子，仰观俯察，贯串到她的真挚的深远的心情；天地万物供给她去思索。秦舟望在水里，不见了H小姐影子，也罢兴而起。

“H姊姊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“我没想什么，你想吗？”

“我也不想什么。”

“天快要晚了，我们快到家了；舟叔叔，你有闲暇到我家里来玩。”

“我希望天光永远不要晚，船也永远不要到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学校开学期近了，我到家后，不久就要上学去呢！”

“你学校里有许多同学，不是很热闹的吗？”

“我不欢喜那样的热闹，我情愿天天在船上和你一起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：我们在船上来去是避难，不是玩呢！”

“所以我很愿意常常有难，常常避难；可不是最得当吗？”

“啊！你倒愿意常常有难，也不害怕吗？”

“我们会避去，所以不害怕的。”

H小姐还没有回话，听得秦舟的姑母在喊他们了。

“你们不怕夜风吗？快到家了，进来罢！”

他们俩便走进舱中，H小姐靠他的母亲一方坐下，秦舟坐在他的姑母旁边。二个三四岁孩子躺在褥子上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讨趣。秦舟的姑母和H小姐的母亲，仍旧谈些世故人情的话。只有秦舟的两眼与H小姐的两眼，对视成双直线。秦舟一闭目间，H小姐的影子仍在他的前面。

“舟弟，你不要睡，快要到家了。”

H小姐的母亲见秦舟闭目，她向他这样说。

“不是睡，不是睡。”

秦舟虽是这样说，但很不愿意听这“快要到家了”的话。他想：“H小姐的母亲真不是知己，她婉顺地告诉我快到了，那知道我的心里说不出悲哀。”他看看H小姐一言不发，尤其显出此别意何如的疑问；忽而H小姐转身一望，说道：“唉！香火桥到了。”

秦舟听得到香火桥便已是离家百步，急得一身冷汗。

这最后五分钟，他味她的语气，似乎也很可惜。到了香火桥彼此显然抱着失望的心情，他恨不得他的家远隔几十里呢？越是想远，越是近岸

了。有呼喊的声音，他辨出是表兄涟秋喊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，你们回来了。”

四

乱事既平，秦舟父亲的病也起床了，于是秦舟照例住到学校里去，他自己在想：“我不知道犯了怎样的罪恶，坐这长期的监禁，使我不能和心中人常在一块儿呢？”每星期总有七八小时数学的功课；他临到数学课，尤其一心致念 H 小姐。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笔算》教科书教到几章几节，他也记不得了；先生在教台上指手画脚，几乎喊哑喉咙，他也一点都不听得。他只想：“倘使那位东洋留学生换了 H 小姐，我何等的高兴，何等的热烈的习那命分比例呢！”他又想：“她果然做数学教习，又不是单教我一人，她对我的一团真挚，平分到大众，那也太不值得。”他虽是这样想，也不管事实上有所不可能的呢！

他逢到放假回家，很想去望望 H 小姐，但她是姑母的亲戚，照例是很疏远的，并且很客气的；无事无端怎样闯进。两家虽是相去不远，但咫尺天涯之感，也不能免了。有时在姑母家中一见，只觉得分别一次，加上了一层疏远；于是他像得了忧郁而不可命名的异症。

一九二四年的新年，他因年假回家，将近一个月了，他预想了许多法儿，和 H 小姐会会，不料他微微地从别人那边听到一个奇怪的消息：他的表兄涟秋曾经和他的母亲嫡母说过，将 H 小姐和他订上婚约，就让涟春作媒；他的母亲非常同意，而他的嫡母大不赞成。他的嫡母以为照辈执上讲，她是小辈，他是长一辈的，不能订婚；照俗例上讲，要女小于男，如今她长他二年。也不能订婚，于是这件事便搁起了。秦舟听得了后，打算去望 H 小姐的热心，打得冰冷似的；一面却怨表兄何以多事；一面又怨他的嫡母不能谅解他的心儿，便贸然拒绝了。他是从小嫡母抚育的，关于他的一切事情，自己的母亲不能参加意见；他从此面子上服事嫡母很周到，实是心里很怀怨她呢！

这个年假中，他的父亲逼他每日临《长乐王造像》一遍。读《史记》的本纪数页。开学期到了，他将《〈长乐王造像〉临本》一厚册，《〈史记〉札记》一小册，送到他的父亲前面，他要安排上学了。这是在元宵灯节的后一日。

“舟儿，到这里来！”

书室中灯火煌煌，照见七八架破零破落的旧书。秦舟的父亲坐在书桌前，从桌上的乱书堆中，隐隐见他稀少的，黑白相间的蓬发；他在批阅秦舟的《〈史记〉札记》，看到三数页，便喊秦舟。秦舟听得父亲带怒的声音喊他，知有不测的祸；既不敢违命，便从内室踱出，到父亲前面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，你解给我听？”

他的父亲指着札记的眉端，有几句：“时不利兮笔不驰，笔不驰兮可奈何，H兮H兮奈若何？”的话问他。

其实他写这些话也忘掉了，想不到落到他父亲的手里。又是明明白白地写着H的名字。一声不发，脸儿飞红，眼泪一滴滴不断地落下，专候父亲的判罚；门外还听得他的弟弟嘲笑他的声音。

“哥哥给爹爹打了十下手心。”

他的弟弟冲到母亲前面对她说。母亲连忙推门而进，只听得秦舟的浩浩的大哭声。

他这一次到学校里，他的父亲交给一部吕新吾的《呻吟语》，教他每天诵读；下次回家要背诵的。他偶尔翻看，觉得远不如《红楼梦》那样的有趣，抛在床脚下不去管了。他在家曾经私下翻出《香屑集》、《板桥杂记》一类书，都有他的父亲的硃点眉批；怪道人家说他十年前做幕官的时候，常常逛窑子的。他又想：“我何以有二个母亲？”于是他对于父亲的信仰心也渐渐淡薄了。

五

赤赤红的木牌楼，高耸在冷落的街道上；一进大门，便是甬道，两旁的广地上有山有水，有草有木，一个幽静的园子。这是二十年前江南参将的故衙，现在是秦舟读书的一个校舍。红叶满园，似乎报告深秋到了。一天傍晚，秦舟在六角亭中与同学谈天，正是兴高采烈，忽而一位学监先生闯进来喊他：“秦舟你家中有人来找你回去。”

“太太有病，教你回去。”一个秦舟家里的仆人，跟在学监先生的后面，一见秦舟便开头说这句话。秦舟点点头说：“那么我们去罢！”

他告辞了学监先生，和仆人出红门而西去。十多里的路程，他坐在仆人推的人力车上，盘问仆人：“母亲什么病？”仆人没有说出，单说：“教你快点回去。”他怀着疑团，闷声不发地坐在车子上，默数到家的路程，过一次念一次。不一刻到了。

他的母亲的寝室中，看护者外，亲戚邻人多塞满了。他们连忙让开了路，待秦舟进来；他知道不是平常的病。他跪到他母亲的床前，只见母亲还时时吐出鲜红的血：母亲的面色已成灰白，眼睁睁地望着秦舟欲言而力不逮言；长时间地一呼一吸。秦舟叫她几声，她只现出如喜如悲的容貌。这时秦舟哭倒床前，已不能自主了。

“我……我死无……无恨，舟儿的婚姻，将来待他自决。”

他的母亲用力说了，声气都绝，慢慢地闭目而长逝了。满屋子是呼声、哭声，惊天动地！她再也不理他们了。秦舟昏迷无措，两足乱踏，亲戚们抱他到别的一室中，他又迎上迎下地和亲戚们对敌，恍惚亲戚们夺了他母亲似的。

书室后面的暖房里，点了三支白礼氏的洋烛，秦舟沙沙哑了喉咙半意识地哭着。他的弟弟还不到十岁，也啜啜地无意识地哭着。亲戚们抚慰他们俩，百般引臂，也不见什么效力，于是互相悲叹。有母亲的想到要死的，没有母亲回想母死之惨，也不由得泪雨纷纷，伴这一对孤儿洒出神圣的眼泪。

堂房的伯叔和亲戚们，便各各议身后安排的事情，便命秦舟抱母亲的头，转尸首到客厅的西壁。他摸到母亲的头，冰冰冷的，亲见面白如纸两目双陷的死颜，拍手拍足地痛哭。他的母亲依旧不理他，他只是守在尸首的旁边。

隔了一天，吊客连一连二地来了，有的来安慰秦舟说些他的母亲生前的贤惠，待人如何好，处家如何贤，没有一个不可惜她死的。秦舟更是悲不自胜。这一天便是他的母亲入殓的一天，他亲见 H 小姐和她的母亲，素服素装，走到灵柩前幽幽扬扬地哭了半天；这种哭声简直把秦舟的心肝一片一片地切断了。他一年不见 H 小姐，觉得长了多么大了；他又是感激她，又是悲悼自己不幸，恨不得和母亲一块儿去。

“舟叔叔，死者不复生，你要保重自己的身子呢！”H 小姐临去时，揩了眼泪，对秦舟这样说。

鸭舌坞的流水，不断地呜呜咽咽，凭吊人间的代谢。岸上有一座黑色的砖坑，就是秦舟的母亲的幽宫。从此秦舟只见黑苍苍的砖坑，永不见他的母亲了。

十五年前，秦舟的父亲在长江的北方，做幕官时，遇见一个十七岁的寡妇，他便娶了做侧室；不久告归，第二年生秦舟。秦舟的家乡与他母亲的家乡离去很远，所以来了十五年，不曾归到故乡一次。他的母亲平时对他说：“他将来读书成名，我和你到故乡去走一回。”他的母亲死后，他想